

颠覆中国三千年文学史的散文观念革命

在场主义散文·开端卷

从天空打开缺口

周闻道/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CONGTIANKONG
DAKAIQUEKOU

从天空 打开缺口

在场主义散文·开端卷

周闻道／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天空打开缺口：在场主义散文·开端卷 / 周闻道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7
ISBN 978-7-5360-5378-6

I. 从… II. 周…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3798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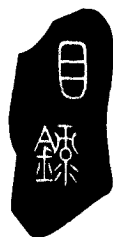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朱燕玲 李倩倩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版式设计：周伦佑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镇河东区中心路 1 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25 1 插页
字 数 34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顛覆中國三千年文學史的散文觀念革命

散文：在场主义宣言/1

〔在场主义作品〕

周闻道 七城书/11

张生全 睡梦简史/43

傅菲 南方的忧郁/55

赵瑜 编年史/77

沈荣均 《七月》：蜀南/91

张利文 似是而非的下午/111

唐朝晖 锈/124

杨沐 沐在一切的深处/140

风吹阑叶 老布绣/153

李云 云那些轻触的伤痛/168

马叙 暗处的生活/182

第广龙 空中的河道/191

米奇诺娃 思乡鸟/207

江少宾 时间段落/218

〔在场主义理论〕

周伦佑 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230

〔在场主义理论资料〕

周闻道 周伦佑 在场主义小词典/274

周强 后记/287



散文：在场主义宣言

SANWEN: ZAICHANGZHUYIXUANYAN

[关键词]：在场性 散文性 去蔽 敞亮 本真

我们在散文的优美中相识，我们因散文的忧患而接近。我们通过“在场主义”的命名，使我们的美学主张汇聚、升华，并作宣言式呈现。当流星划过浩瀚的天空，人们被它璀璨的光芒所炫耀。那种短暂的辉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场主义”的命名，不是为一群人的写作寻求暂时的总结，而是要为中国散文的未来启动新的开端。

在场主义如是说——

一、在场主义的历史使命

中国散文已经被遮蔽得太久了。厚重的阴霾堆积在散文周围，弯曲着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散文的真面目。很久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而不知散文为何物。由于散文本体理论的缺失，散文的本质特性——“散文性”的长期隐匿，致使散文的身份不明，历史不清，从而导致了散文的定义模糊、批评失范、命名混乱。我们不能正确回答“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的散文”和“比较差的散文”。白话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价值正在普遍的暧昧中不确定地动摇着。

在场主义就是在中国散文的这种大混乱的危机中宣告出场的。在此千钧一发的紧要时刻，披挂着朝阳出场的在场主义，决不满足于把自己局限为一个散文流派，它还自觉地肩负起了廓清中国散文的天空，为中国散文

立论和立法（法则—尺度）的历史使命。

在场主义认为，中国散文当前的种种乱象，皆是因为对散文本体的遮蔽造成的。这些遮蔽主要包括：

——子虚乌有的“先秦散文”^①对中国散文发生史和散文流变史的遮蔽；它造成了中国散文的历史混乱和来历不明。

——无边际、无标准的“广义散文”^②对散文本体的遮蔽，它造成了散文本体的隐匿和丧失；致使散文的身份暧昧，散文的本体理论和散文文体学长期不能建立。

——以上两种谬说对“散文性”——即散文的唯一性或散文纯粹性的遮蔽，致使散文不能独立自己、纯粹自己、明确自己，妨碍了散文上升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平行的，平等的，文脉系谱清楚的，本质特性鲜明的写作用文体。

——由于“散文性”的隐匿和散文本体理论的缺失，导致了客观、公正、权威的散文价值尺度不能建立。致使批评失范，赝品泛滥，最终影响了散文这一写作用文体的学科水平提升。

——此外，对散文的遮蔽还包括：在“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的双重遮蔽之下，历史著述对散文的遮蔽、哲学著述对散文的遮蔽、神话原典对散文的遮蔽、政治哲学对散文的遮蔽、传记文学对散文的遮蔽、伦理学对散文的遮蔽、宗教经典对散文的遮蔽、民俗学对散文的遮蔽、考古学对散文的遮蔽，文学特写对散文的遮蔽、文学批评对散文的遮蔽、学术理论对散文的遮蔽、小说叙事对散文的遮蔽、诗歌技巧对散文的遮蔽、报告文学对散文的遮蔽，等等。

如果我们不能去除重负在散文身上的重重遮蔽，则散文的本体将无法彰显和得到最终的确认，我们将继续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而永远不知散文为何物。我们将会“在”“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的糊涂泛指中，离散文的审美本质越来越远；我们热爱的“散文”这一独特文体，将会在“历史”“哲学”“小说”“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等非散文性因素的强力入侵下被肢解、强暴而最终归于消失。你们、我们——所有热爱散文的人们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散文只能负载它能够负载的；散文只能表达它能够表达的；散文只能是散文。

把历史的还给历史！把哲学的还给哲学！把神话的还给神话！把政治的还给政治！把传记的还给传记！把伦理学的还给伦理学！把宗教的还给宗教！把小说的还给小说！把诗歌的还给诗歌！把考古学的还给考古学！把民俗学的还给民俗学！把文学特写的还给文学特写！把文学批评的还给文学批评！把学术理论的还给学术理论！把报告文学的还给报告文学！

把强加给散文的所有遮蔽还给遮蔽者，让散文成为散文！

二、“在场性”的在场

当前的中国散文界，谈论“在场”的人多矣，但有几个人真正弄懂了“在场”的哪怕是一丁点含义？我们读到的众多与“在场”有关的言说，不仅与“在场”这个概念的基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就是与“在场”的引申义及转义也毫不沾边。鉴于此，在场主义的“去蔽”也包括“在场”这个概念。

要理解“在场”，首先必须先了解“在场性”。

“在场性”(Anwesenheit)是德语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近年来，已逐渐为整个西方当代哲学所接受。在康德那里，“在场性”被理解为“物自体”；在黑格尔那里，指“绝对理念”；在尼采思想中，指“强力意志”；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指“在”“存在”。到了法语世界，则被笛卡尔翻译为“对象的客观性”。“在场”(Anwesen)即显现的存在，或存在意义的显现；或歌德所说的“原现象”。在我们看来，“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虽然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否定“在场”，否定事物可以独立于语言、符号而直接呈现出来，认为作家只能通过文本、表征或其他中介来遭遇词语的指涉物，强调“文本之外无世界”，以对事物的表征分析来取代本质的洞见。我们认为德里达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观是片面的。任何语言、符号都不能离开经验世界——甚至超验世界而存在。语言、符号在复制经验世界的同时造成了对原初经验的遮蔽，同时也向新的经验之物——甚至超验之思敞开了大门。世界上并没有德里达所认为的那种纯文本的符号形式，任何文本都负载着意义和价值，“价值性”和“意义性”是一切文本得以存在和流传的根据。并且，文本所负载的意义和价值，从其根本上审视，都与终极存在有着某种关联——任何严肃的写作都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指向终极存在；我们在散文写作中对散文纯粹性的寻求，便是向终极价值的趋近。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到“真理”这个终极价值词。在希腊语中，“真理”同时含有“真实”“真相”的意思，也即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无遮蔽状态”。还应该说到另一个词：“澄明”。“澄明”源出于动词“照亮”。照亮某物即意味着“使某物自由”，“使某物敞开”。“澄明”即自由的敞开之境，也是通往“在场性”的唯一可能之途——只有“澄明”才能使“在场性”本身的“在场”成为可能。而欲达致“无遮蔽状态”，只有通过“去蔽”“揭示”和“展现”。因此，在场主义散文所强调的

“在场”和“散文性”追求就是“去蔽”，就是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通过无遮蔽的敞开，而达至自由之境。在此意义上可以确认：“在场”就是去蔽，就是敞亮，就是本真；在场主义散文就是无遮蔽的散文，就是敞亮的散文，就是本真的散文。

但是，既然我们是在谈写作，谈散文的“在场”写作，我们就不能回避语言，因为正是语言使“在场”——即存在意义的显现成为可能。我们是在语言中谈论存在的敞开之境的，存在的敞开只能是世界在语言中的敞开。因此，首先应该对语言进行“去蔽”。

作为存在显现的基本路径，语言一方面给不确定者以确定（规范着），一方面给确定者以不确定（生成着）。因而它既是遮蔽的，也是敞亮的。存在的全部晦暗和光明从语言开始到语言结束。觉悟到这点，语言的全部隐秘性便洞开了：作为存在的显现和显现的存在，散文的“在场”写作便是在语言中对语言的遮蔽性、晦暗性的斗争，而与语言的敞开与澄明相关的一种努力。这样，我们便进入了语言的本真与非本真语言说。

本真语言即根性语言，作为“在场性”敞亮的显示言说，它是存在的领悟和自语，一经说出便是照亮，对混沌之物的第一次命名。它的言说总是崭新意义的带出，而不是对既有意义的重复再现。这构成语言的纯真之域。非本真语词正好相反：它是与存在之根相脱离的悬浮之词，作为一种劣根语词现象，它不是新意义的显示，而是对旧意义的重复：重复性领会，重复性言说——从遮蔽到遮蔽的黑暗！所有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概念化词语、抽象说教——一切语言的病理成分皆是它的表现。

在散文写作中，“在场性”的“在场”或存在意义的显现，只能通过本真语言领悟和显示，而非本真语词作为对存在的遮蔽，总不肯移开它的阴影，并且，所有那些被本真语言带出的崭新意义一经确定，并被庸手（或散文作家自己）多次重复后，又会成为新的遮蔽。因此，在场主义散文对语境的澄明——即自由的敞开之境的趋近便表现为：在语言中对非本真语词遮蔽的克服和自我克服。但是，正因为非本真是寄生于语言的一种固有的语词劣根现象，所以，不管散文作家怎样努力，非本真语词的遮蔽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伴随本真语言进入散文作品中，成为具体作品中的遮蔽性存在。因此，在场主义散文在语言中对非本真语词的“去蔽”之战是没有止境的。

三、“散文性”的在场

“散文性”的在场——即“散文性”的揭示与最终确认。

如同“诗性”之于诗，“戏剧性”之于戏剧，“小说性”之于小说；“散文性”——散文的唯一性或散文的纯粹性，是散文之所以是散文，并以此区别于其他文学类型的本质性特征。

长时期以来，在“先秦散文”和“广义散文”的泛指和遮蔽下，中国散文的本体实际上处于隐匿和不在场状态。在此晦暗处境中，“散文性”的在场——即“散文性”的揭示和最终确认就只能通过“去蔽”。只有去除那些强加于散文的种种非散文性因素对散文本体的遮蔽，散文的本质特性——“散文性”才能彰显出来；“散文性”的在场才会真正成为现实。

根据我们的考察，“散文性”由以下四大文体特征构成：

▲非主题性

作为最个人化的一种书写方式，散文是作者真性情、真文字的自然流露。一篇散文随意写来，往往不是刻意和深思熟虑的，也不需要预先设立什么确定的主题或中心意义。一篇散文的价值就在这篇散文本身。不同的读者，从同一篇散文中读出不同的意味，那是阅读经验使然，而不是这篇散文表现了什么单一的、确定的主题。这种非主题所呈现的散文写作的随意性特征，是散文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的第一种文体标志。

▲非完整性

与诗歌、小说、戏剧不同，散文表达的经验往往是非完整的，一般呈现片断和散漫的特点。这种非完整性，首先表现为对宏大叙事和元叙事的拒绝，对全景式和全知全能描写的摒弃。一篇散文，要求作者个人经验的在场，但不要求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也不需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思想框架。这种非完整性所呈现的片断经验和散漫性特征，是散文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的第二种文体标志。

▲非结构性

文学作品的结构分内结构与外结构。外结构是显性的，呈形式化的特点；内结构是隐性的，作观念性埋伏，具有“二元对立”的特点。在所有文学门类中，只有散文是个例外。散文书写的随意性和散漫性，拒绝了构思对散文写作的介入，非完整性的片断经验表达，以及写作过程中的或然性（不确定性），拒绝任何确定的形式和固化的结构强加。每一篇散文都是一个偶然，每一次写作都是一次未知的历险。这种非结构性所呈现的发散性特征，是散文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的第三种文体标志。

▲非体制性

如果说，所有严肃的文学写作都具有非体制的倾向，那么，散文的“非体制”则是最彻底的。从散文的流变史来考察，初唐时期，由散句、散行构成全篇的散文体，是作为当时的体制文体“骈俪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到了明代，散文又是作为当时的体制文体“八股文”的对立面而划分阵线的。散文表达的随意性、个人性，不仅自觉地具备了非道统、非理法的思想特质，而且在与各个时期体制文体的反复较量中，逐渐获得了自己丰沛自足的文体价值，成为一种卓然独立的体制外文体。这种“非体制性”体现的自由表达意向，是散文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的第四种文体标志。

“散文性”的四大文体特征所体现的“随意”，“片断经验，散漫”，“发散”和“自由表达”，向我们昭示了散文的精神指向——自由。这也是人类一切精神创造的终极意向。

在这里，有必要谈谈“新散文”对散文本体的破坏与掠夺。

当前流行的所谓“新散文”，试图通过将散文写长写大写空，来实现他们所谓的“新”，并希望以此来革新散文的颓废；它们也部分地实践了自己的想法。但读者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全部努力，不过是将现代主义小说、诗歌的技巧和叙述方式引入散文写作，以某种外形式的变化来铺张和扩展散文的容量，而不是致力于对散文纯粹性的寻求与亲近，结果造成了对“散文性”的更大遮蔽！再从受众的接受心理看，现在的读者往往是因为困惑于现代诗的艰深、晦涩，才选择读小说的，又因为厌倦于小说的冗长、滥情，又才选择读散文。到了“新散文”作家手里，散文作品却越写越长，越写越枯燥，越写越空泛。叙事性、虚构性、情节性、传记性、史料性……这些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的非散文性因素纷纷涌入散文，使“散文”这一精致的汉语写作形式，在超文体的重负中，或异变为不入流的中、长篇小说，或异变为毫无一点学术价值的历史、地理、古建筑及民俗方面的通俗论著，而且都是大部头的。资料（包括史料）的堆砌，结构的繁复，美饰词（特别是形容词）的膨胀与泛滥，是这些“新散文”的主要建筑特征。这样的“新散文”，既远离了散文的纯粹性，又丧失了散文的精神性和可读性。不是“散文的革命”，而是对散文的侵略与屠杀！

必须破除散文对任何“革命”的迷信，中国散文的敞亮在场才不会再一次被遮蔽。

四、介入——然后在场

在场主义主张“面向事物本身”，强调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

开性。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介入就是“去蔽”、“揭示”和“展现”。

《说文解字》释“介”为：“画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而释“画”为“界”，即划分界限。故而“介”作为名词，含有“界限”的意思；作为动词，含有“划分界限”的意思。《说文解字》释“入”为：“内也，象从上俱下”。是说“入”是一个象形字，其字形表示从上向下进入内部。《现代汉语词典》对“介入”的解释是：“插进两者之间进行干预。”^⑨综合以上解释，我们可以确认：“介入”作为动词，在现代汉语中，已逸出了“界限”、“划分界限”、“进入内部”的基本义，而同时具有了“契入”“进入”“投入”“深入”的多重语义。

现代文学中的“介入”（concern）观，是由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于1945年提出的，而且就是直接针对散文说的。^⑩继萨特之后，“原型批评”的主要代表、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赖也在他的文学理论中引入了“介入”这个概念。弗赖认为，“介入”是有助于维系我们生活的社会及我们的文化世界并使之趋于完整的东西。文学理所应当是介入的。“介入是文学的‘大词典’。”^⑪在场主义主张的是“纯粹的介入”。^⑫“纯粹的介入”观认为，“介入”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而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与萨特所主张的“介入”不同，它不负有任何政治说教或社会规训的承诺。“纯粹的介入”肯定语言的形而上力量；介入就是“意识到话语的力量”。“纯粹的介入”是自由的否定性与自由的建构性的统一。介入理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理论，在否定和摧毁以往的文学等级观念的同时，进行一种理论的建构。这种“纯粹的介入”是写作的介入，文学的介入。介入的主体是个人与民族、与人类命运相关这样一种大语境下的作家个人，介入的客体则是作家本人置身的当下现实，以及作家个人的生存处境。

介入就是去除遮蔽。这里的“去蔽”，首先指向作家主体，通过对作家心灵的“去蔽”，使作家完成精神与写作立场的转变：从书本转向现实，从逃避转向介入，从天空转向大地，从模仿转向创造，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然后是当下现实。介入当下现实，就是消除散文写作与现实的隔膜，去除那些自称为真理的谎言对当下现实“真实”与“真相”的遮蔽，使散文之笔直接进入事物内部，与世界的原初经验接触，并通过本真语言呈现出来。毫无疑问，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介入或逃避，是衡量一个散文作家是否真正“在场”的试金石之一。一个严肃的作家，总是在对个人生存处境的真实揭示中，揭示出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的。他在介入中“去蔽”，在“去蔽”中介入——他的体验和写作从来都不是个人的。所以，还要去除那些制度化语言、意识形态用语、公众意见对人类个体生存处境的遮蔽。介入——然后

在场。只有通过作家主体的介入，价值才会排列，意义才会彰显。同时，介入也会使散文作家树立起这样的价值感：散文写作不是与社会、与公众无关的自娱自乐，不是与人类整体命运无关的无病呻吟；而是可以通过“去蔽”，通过在与黑暗的主动接触和冲突中无遮蔽的本真言说，揭示出“真实”“真相”和“真理”，进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有意义的精神劳作。

命名即是创世；说出就是照亮。我们深知，在场主义的出场是意义重大的。在场主义的强光要照亮的不仅是我们自己，它更大的辐射光波将彻底扫除覆盖在中国散文上空的重重阴霾：

——蒙骗了几亿中国人近百年的“先秦散文”伪概念，将在在场主义的光照下不击自溃，烟消云散；

——统治中国散文界近百年的“广义散文”谬说，将在在场主义的锋芒下土崩瓦解，寿终正寝；

——最后，“散文性”的揭示和最终确认，散文精神的深度论证，以及一个包括本体论、方法论和自成一体的话语表述系统的散文本体理论的建立，将彻底改变散文无边际、无标准、无本质特性确认的混乱状态——中国散文几千年来身份不清，来历不明的暧昧状况将在我们手中得到澄清。

我们还散文以自由，散文因我们而正名。通过我们，中国白话散文将第一次真正站立起来，成为与诗歌、小说、戏剧平行的，平等的，文脉系谱清楚的，本质特性鲜明的写作用体。

我们坚信思想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中国散文的天空，将因在场主义的出场而尘埃落地，明镜高悬。我们谨以赤子之心昭示天下，历史必将记住这一天：2008年3月8日。中国散文历史的新纪元将从——在场主义——开始。

在场主义同仁（除周闻道、周伦佑外，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周闻道、马叙、风吹阌叶、朴素、李云、米奇诺娃、
杨沐、宋奔、张生全、张利文、沈荣均、周强、
郑小琼、赵瑜、唐朝晖、黄海、傅菲、周伦佑

2008年3月8日于四川眉山宣言

注释：

①所谓“先秦散文”，按学者们的定义，概指“中国秦代以前包括夏、商、周（春秋战国）历史阶段”的所有文化典籍，包括：《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山海经》等等。这些文体分类清楚的卜辞体、箴言体、历史记言体、历史记事体、对话论辩体、神话寓言体的中国古代占筮、历史、哲学、伦理学、法哲学、政治学和神话著述，却被学者们强指为“散文”。一个指鹿为马的虚假命名，使中国散文的历史从此迷雾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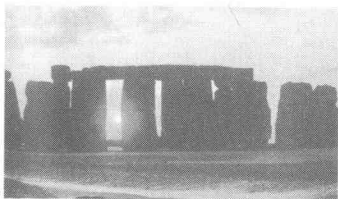
②中国新文学早期（1935年），由郁达夫等人从国外引进的文体分类概念——即英语里的prose，用以区别“韵文”（verse），概指“与韵文对立的、没有韵的文章”。按目前国内的划分法，在白话文中，包括：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游记、文论、书评、时事评论、狭义散文、小品文、回忆录、演说辞、书信等等，却又不包括同为“没有韵的文章”的小说、戏剧、文学评论，以及哲学著作、历史著述、人物传记和其他学术论文。在古代，则一直往前覆盖到了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史以及二十四史以外的应用文和文史哲。使散文成为身份不明，本质特征难以确认的一种暧昧的文体。造成了对散文本体的最大遮蔽。

③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7年，702页。

④现代文学的“介入”（concern）观是萨特于1945年10月1日在他执笔的《现代》杂志“发刊词”中提出的。虽然萨特关于“介入”曾有过很精彩的表述，但是萨特的“文学介入”观总体上是不纯粹的、含混的、矛盾的、前后不一致的，与政党政治有太多的纠缠。最后终于走进了他的“实践文学”的死胡同。

⑤弗赖（Northrop Frye，1912—1991），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原型批评”的主要代表。由他创立的“原型批评”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世界上四种主要的文学批评模式之一。引语见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王晨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3月北京第二版，第114—115页。

⑥法国新哲学的主要代表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在《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一书中对“纯粹的介入”观有所涉及和阐释。参见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闫素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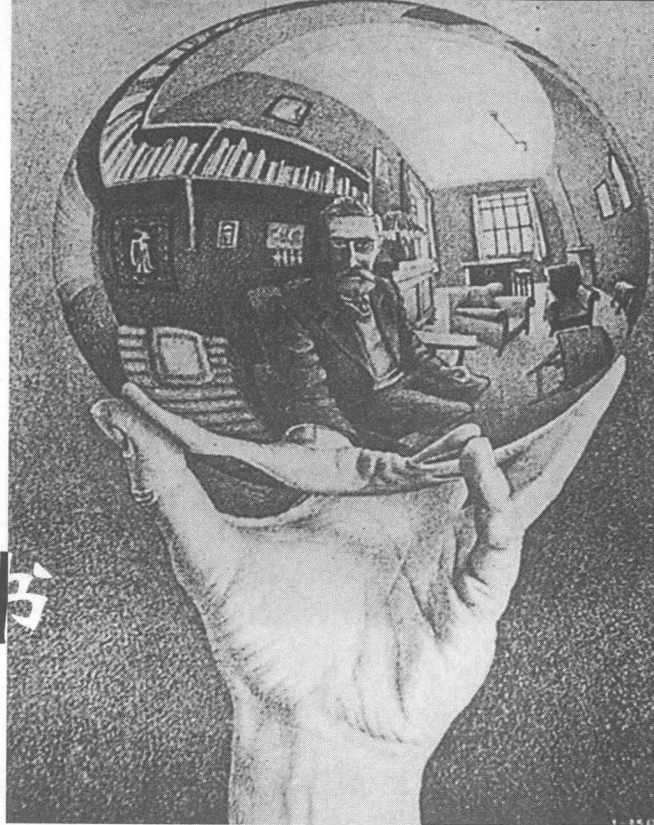




■周闻道，男，1956年生，文学硕士，在场主义创始人。“天涯社区·散文天下”首席版主，四川省作协委员会委员。现供职于四川眉山某市级部门。钟情于缪斯，散文、杂文、小说、评论、文艺理论等都有涉猎，在香港多家主流媒体任专栏作家多年，在内地、港、澳纸媒及网络上发表作品300余万字，已出版散文集《夏天的感觉》《点击心灵》《对岸》，报告文学集《悲剧，本可以避免》，随笔集《主权回归前的香港》、《家的前世今生》，主编天涯散文年选《镜像的妖娆》等。另有经济学专著多部。

七城书

■周闻道



迷 城

我是从乡村来到这座城市的，希望能在这里实现我的人生理想。然而，当我真正面对这个城市时，我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我不知道在这座城市里，我究竟是什么身份，是主人？居民？过客？或者旁观者？似乎都有点沾边，但又似乎不完全是。我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此刻与这座城市的关系，我是它的一个电话号码，一个汽车牌号？还是互不相干的两种存在，我是我，它是它。我似乎更觉得，这城市于我更像是一部负载着神秘信息的大书，我既是它不倦的读者，又是它没有署名的作者，我们互相翻阅着对方，却彼此不相识。这种关系就这样危险地维系着。

这座城市的南端有道门，它不属于哪个单位，也不属于哪户人，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我曾经以为，这道门就是这个城市的封面，一旦进入，就翻开了这本厚重的城市之书。我因此对它产生敬畏。当然，进城的门不止这一处，也不止西城门，东城门，北城门。东南西北的划分，已属于过去时态的历史，就像“三里之城，七里之廓”。只是，进城门再多，每个人每次进城，却只能选择一个门道。世间的路纵有千万条，我们的一生却只能选择其中的一条。出高速路口，是进出这座城市的必经之地。今日的我就是这样，既有某种偶然，也包含了某种必然性。缘起的根，有时埋得很深，往往从无形中牵扯着我们。我这里所说的“城门”，细想来，其实也有些牵强。它不能开合，也没有门槛门框。就是两块巨石，耸立在进城

公路的两旁，冷冷地，你看着我，我盯住你，不理睬风云际会，人来人往。面对它肃然立正的姿势，平庸的地面，便如一部书的扉页，刚刚被人翻开，正待浏览阅读。城门虽修建不久，却人为地添加了厚重的古朴沧桑。那巨石的色彩是深灰的，表面凸凹不平，有一些阴文和阳文，交织成图案，斑驳迷离，若隐若现。仿佛两位耄耋老人，携带着岁月古远的风尘，一路走来，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然后又要继续新的跋涉。这很容易把人的思绪引向远方，法国布列塔尼半岛，那个濒临大西洋的卡纳克小城。那里的巨石阵，至今仍铺陈着许多未解之谜。难道这个城市在通过这座肃然立正的巨石之门给我某种暗示？

每次进出这座城市的门户时，都会强烈地感觉到，这道石门就是这座城市风景的楚河汉界。门里门外，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从城里往城外走，路越走越弯，越走越窄，直至消失在乎野荒芜中；从城外往城里走，正好相反：路越走越直，越走越宽。进入城门，路便变成了街道。想起当初从乡下进城，就是这样。从一条崎岖的乡间小路出发，走着走着，路越来越直，越来越宽，发现路变成街道时就已进了城。人们就这样，一代又代地从乡村往城里走，走着走着，乡村的人越来越少，城里的人越来越多。我想，一定是这城门里面有某种东西在诱惑着乡村的人，放下与自己的体温共冷暖的土地，走进城门里来。就像是一本书，在没有翻阅之前，总是里面的那些可能的故事，或风花雪月的，或惊心动魄的，那些未知的情节，吸引着你去阅读。城门以内的街道，现在是变得更宽更直了，还有街道两旁的那些华灯高楼，和精心装点的花草。这些，都与城门之外的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舍弃旁物，只留意于街道的宽敞，走着，看着，街道的宽度，在不断地强迫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我突然对宽产生了一种敏感，一种明显的由“宽”造成的压抑感，仿佛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我感觉到的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宽”。这种由宽造成的压抑，不是有形的，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大山般向我紧逼过来。我害怕越往前走，街道越宽，我会迷失在它无限制的宽敞中，整座城市的钢筋、水泥、废气、污水和它的亿吨垃圾，会像大山一样向我压迫过来，厚厚地覆盖在我身上，把我归家的乡野小路，把我心中的青山绿水掩埋在它那冷漠的繁华之下，使我再也走不出这道巨石之门。

关于乡村人与城市的关系，有一个意象，图画般在我心里浮现。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从乡村到城市，像是一只虫子，带着某种美丽的梦想，沿着一根细长的肠子，一步一步往里钻。小肠连着大肠，大肠又连着胃脏；再长的肠，再大的胃脏，终逃不出一个小小的腹腔。我注意到脚下的街道，也就是这城市的肠子。柏油和沥青在这里汇合，细碎的砂石经沥青一粘合，便结了一层壳，像是身体上的疤痕。有些词总是容易让人产生特定

的联想。去市医院看望一位朋友，邻床有位中年男人，憔悴，疲惫，茫然，脸色呈现病态的黄。在医生换药的一瞬间，我发现他浮肿的大腿，有一道长长的疤痕。不知他患了什么病。此刻我看见的，只是一道疤痕。按照正常逻辑，沿着那个疤痕往前追溯，应该是一条长长的口子，肌肉被机械划开，血淋淋的；然后又机械地被缝合，安上夹板，慢慢愈合，抽线，结痂。这街道的结痂，是乡村的伤口留下的，还是城市的伤口留下的？我已无法判明。记得刚进城时，还带着很多好奇，蒙眬的梦想，像进城的道路一样越走越明亮。仿佛有一种拿破仑式的征服，进入就是战胜。怀揣一份自豪，一份憧憬，在心里不停地默念着：就这样走——一直走，一直走下去，一定会进入这个城市的中心；然后作为一个城市人而拥有这个城市。然而，走啊走啊，最后才发现走进了一个身体的迷宫。声与光的交响，钢铁与水泥的重量，很快便让我们感到了危险与压力。但是，我们自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还是要面对，就像此刻的我，不，应当是我们，包括你他，包括人和物，包括这城市的一切。宽广并不等于空旷，空旷只属于乡野，而城市永远是拥挤的。记得是要去市政府办一件重要的事，它关乎我的事业、爱情，甚至命运的转机。机遇是突然降临的。我必须穿过这个城市最宽敞、最豪华气派的街道——这条豪华的街道有点类似于京城的王府井大街，或英伦的唐宁街，韩国的青瓦台。市政府在这条街道的另一头。入城，从街道的这头，走向那头，有一种从江湖之远，迈向庙堂之高的自豪感。街道那一头的希望在牵引着我的脚步，我一步步，向那座掌握我命运的神圣所在走去。

每一座城市都是被特意设计出来的。而设计者的良苦用心，除了体现在街道的宽与直之外，还体现为，他们在设计街道的同时，还配套设计了许多商厦、酒楼、公园、写字楼，伫立于街道的两旁，守卫着纵横交错的街道，成为城市的又一道风景。乡村人纷至沓来，带着各自的梦，就像当初我被这城市吸引而进入这座城市。每一个进入者，很快便被一种复杂的感情纠缠不清，视野变得模糊，价值变得混乱。这是入城前谁都没有想到的。入城前只是被美丽的梦幻所吸引，如同吸毒者，沉醉于一种美丽的快感中。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入城者在观赏、惊叹和打乱设计者规范的城市秩序的同时，自己也随之成为了城市混乱风景的一部分。这正是城市设计者预先规划好的。

近了。政府大楼耸立在街道的尽头。就像一条奔涌的大江，突然被一个闸门截流，高高在上的楼房，坐北朝南，俯视着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被这幢大楼俯视着的每一个行人，走近又走远，到来又离去，都不过如我一般，以一只蠕行的甲壳虫姿态而存在，可有可无。能